



啁啾漫記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啁啾漫記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五年九月出版

啁啾漫記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翻印必究

撰著者 匏 夫

出版者 甲寅雜誌社

印行者 亞東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亞東圖書館

本館發行各種小說皆當代著名文學家如章行嚴（即燭柯山人）蘇曼殊（即曼陀）老談諸君所撰著雙杵記一種即行嚴先生最近之作其餘者亦經先生手自選定皆表情高尚行文懿美爲近世文藝中最上乘品業餘有暇能手一卷讀之不僅有裨神志且可助長文思實難得之小說也

啁啾漫記

匏夫

啁啾漫記

匏夫

畢秋帆制軍軼事

畢秋帆制軍沅好儒雅。敬愛文士。人有一藝一長。必馳幣聘請。惟心不來。來則厚資給之。開府秦豫。歲以數萬金遍惠貧士。以故江江名流。及故人之罷官無歸者。多往依之。其時孫星衍洪亮吉輩留幕府最久。後皆擢第始散去。星衍喜謾罵人。一署中疾之若讐。

嚴侍讀長明等輒爲公揭逐之。末言如有留孫某者。衆卽捲堂大散。公見之不悅曰。我所延客。諸人能逐之耶。必不欲與共處。則亦有法。因別構一室。處星衍館穀。倍豐於前。諸人益不平。亦無如何也。後移節兩湖。其愛姬某善音律。解吟咏。與幕客某孝廉潛遁。公聞之。亦不愠。徐遣騎士持百金。追而贈之於途。二人拜受。感泣而去。其豪曠如此。公歿。符葆森輓詩有云。杜陵廣廈今誰繼。八百孤寒淚下時。蓋道實也。公生平酷好金石。撫陝時重修省城。秦漢瓦頭及甃之有字者。搜羅殆盡。如長樂未央蘭池瓦當。長無相忘之。

類。拓碑者撫摹以爲奇貨。傳重藝林。銅雀瓦更不足言矣。其幕下某客用古人澄泥之法。手自埏埴。土細工精。出窯時其堅如玉。與眞者無少異。再埋土中數月。曾具隻眼者莫能辨也。

金堡

金堡字道隱。浙江仁和進士。官禮科給諫。剛直敢言。滿朝側目。爲權貴所中傷。被杖下獄。崇禎末。避亂至新寧。寓居茅坪巷。每面壁痛哭。人問之不答。竟莫測其故也。尋聞永歷建號。欣然曰。中興之

機。其在斯乎。乃走端州。從桂王。復以言事獲譴。遂披緇入桂林山
中。又入羅浮。自號澹歸上人。後移棲於仁化之錦崖。改額曰丹霞
山。酒酣耳熱。則對崖大哭。與鳥聲泉聲相應。人以顛僧目之。二子
亦祝髮。武進趙繼鼎語以金氏不可無後。堡惻然。乃聽其長子鎬
還俗。著有借山遣興詩集。嘗以書貽定南王孔有德。乞葬明故臣
瞿式耜。張同敞遺骸云。山僧吳水之罪人也。承乏掖垣。奉職無狀。
繫錦衣獄。幾死杖下。今夏編戍清浪。以道路之便。養疴招提。投軀
浮屠。四閱月於茲矣。車駕至桂。咫尺階前而不欲通。蓋以罪人自

處亦以廢人自棄。又以世外之人自恕也。今且有不得不一言於左右者。故督師大學士瞿公、總督學士張公、皆山僧之友也。已爲王所殺。可謂得死矣。敵國之人。勢不並存。忠臣義士。殺之而後成名。兩公豈有遺恨於王。卽山僧亦豈有私痛惜於兩公哉。然聞遺骸未殯。心竊惑之。夫成大業者。表揚忠節。如出天性。殺其身而敬且愛其人。若唐祖之於堯君素。周世宗之於劉仁贍。是已。卽我太祖之下金陵。於元御史大夫福壽。旣葬之矣。復立祠以祀之。其子犯法當死。又曲法以宥之。盛德美名。於今爲烈。至於元世祖祭文。

天祥。伯顏。卹汪立信之家。豈非欲興起禮教。共植彝倫者耶。山僧蓋嘗論之。衰國之忠臣。與興朝之功臣。皆受命於天。同屬砥柱。乾坤之人。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矣。天下無忠臣。則心術不正矣。事雖殊軌。理則同源。兩公一死之重。豈輕於百戰者哉。王旣已殺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此又王見德之時也。請具衣冠。爲兩公殮。瞿公子孫宜存卹。張公無嗣。益可哀矜。并當擇付親知。歸葬故里。則仁義之譽。王且播於無窮矣。如其不爾。便許山僧領屍。隨緣藁葬。揆之情理。亦未相妨。豈可視忠義之士。如盜賊寇。

讎然必滅其家。狼籍其支體。而後快於心耶。夫殺兩公於生者。王所以自爲功也。禮兩公於死者。天下後世以王爲德也。惟王圖之物外閒身。不辭多口。旣爲生死交情。不忍默默。然於佛氏冤親平等之心。王者澤及枯骨之令。聖人維持綱常之教。一舉而三善備焉。有德覽之。遽令殯葬。

紀周昌發竊出江忠源遺骸事

周昌發字盛侯。沅陵人。性豪爽。喜擊刺。咸豐二年。新寧江公忠源

募楚勇。昌發充親兵。三年冬。忠源巡撫安徽。入廬州。被圍。命昌發縋城促援師。未反而城陷。忠源死焉。湖南援軍統領江忠濬者。忠源弟也。謀以死士入城覓其兄尸。昌發慷慨請行。詢其術。對曰。出入百萬敵軍中。事貴臨機應變。其術豈能預定耶。苟不濟。請以死報。忠濬壯其言。乃着所獲敵軍號衣牌入城。爲邏者所執。將誅之。遇黃衣某帥。故其鄉人也。得釋。使居營屋中。勿許之出。久之。與一卒狎。時引出坐。一老人所。閒語及忠源。老人曰。江公死古塘側。就掩泥中。昌發故不信。老人引至塘側。指示忠源尸所。夜分潛往掘。

得之。負尸瘞城闔間。解衣覆之去。然而未有隙也。越夕。黃衣帥大醉。急趨尸所。負之逃。城內尸山積。又大風雨。黑雲四垂。咫尺不能見。鬼聲嗚嗚然。舉足非踐尸。卽陷泥淖中。敵軍巡警踵相接。昌發乃禱神求佑。適有阮得勝者。新陷敵中。昌發告之故。啗以金。遂同縋尸於城下。城外竹簽密布。昌發且行且拔。過敵卡無覺者。竟夜達援軍大營。往返蓋八日云。賞千金。辭強之。受其半。又分半與阮。於是湘楚諸軍。無不知周勇士者。五年。移師三河。中砲額傷。踰年創發。遂卒。同時有江忠信者。忠源之族弟也。驍果善戰。從忠濬援。

盧州敵軍圍厚。援軍雖日搏戰。不得近城。城中饑盡。募能入城饋餉者。衆將噤莫敢應。忠信憤然。獨以所部六十人往。人懷白鏹。夜半踰敵壘。敵驚覺。則已入矣。因留守城。未幾城陷。從忠源不去。忠源曰。吾守土者。義當死。城亡。敵必以全力撲援軍。援軍勢單。君速出佐吾弟。徒死無益也。忠信大慟。逃歸本營。卒完其軍。嗚呼。忠源倉卒臨難。而神志不亂。其雅量誠不可及也矣。其後二年。忠信攻桐城中砲亡。余以其行事與昌發類。故并紀之。

劉峴莊制軍軼事

新寧劉峴莊制軍坤一性機警。權奇自喜。少時家貧甚。食常不給。一日友人招飲。設有佳饌。舉座皆熟識。公大喜。又慮人多不得飽。佯爲捫蝨足間。揚其敝襪。拂之者再。塵垢飛落樽俎。座客無敢下箸。公則徐起大饒。果腹而去。

庚子之變。公力持和約。以保東南。時長江欽差李秉衡者。樹異議。公竊憂之。一日詭語李曰。今聯軍攻天津。京師危甚。老夫受國深恩。志在勤王。願以此席畀公。何如。李憤然曰。僕有懷久矣。微公言。亦欲以一死報國。勤王之舉。僕身任之。無煩公也。後數日。李卽率

師北上。公語人曰。李公此行。社稷之福也。或問其故。笑而不答。未幾。李以戰敗死。綏而東南半壁。賴公獨全。

紀趙申喬父子

趙申喬者。字慎旃。江蘇武進人也。康熙九年成進士。歷官至尙書。以廉名顯於世。顧性苛刻。不能容物。遇僚屬詞色甚厲。稍不稱意。輒登白簡。人皆畏之。晚歲尤酷虐。喜興大獄。如戴名世案。無辜株連者三百餘人。天下共冤之。而申喬悻悻不顧也。聖祖嘗諭曰。辦

事當於大者體察。不可刻意苛求。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治天下之道。以寬爲本。若吹毛求疵。天下人安得全無過失者。爾前任浙江巡撫時。民多怨之。後任湖南巡撫。大小官員。無不被參。豈一省之內。竟無一好官耶。爾爲大臣。不可徒肆意氣。申喬不之省。暴厲如故。其子鳳詔授山西太原知府。會車駕西巡。駐驛龍泉關。帝謂鳳詔曰。汝父官聲清廉。汝當效法。鳳詔對曰。微臣所自信者。不受賄而已。居官受賄。無異閨女失節。臣實恥之。帝笑曰。爾言雖鄙陋。然如此存心甚佳。五十四年。山西巡撫蘇克劾鳳詔受賄三十餘